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十九

初學集卷七十八

牧齋全集第一種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哀詞

潘僉事哀辭 幷序

萬曆四十七年三月王師敗績于建夷僉事保安潘君宗顏死之君舉癸丑科進士官戶部主事會建州夷佟奴兒哈赤犯順襲我城堡殺我大將君上書閣部極言援遼破虜調兵用閒之計浹旬凡數十上皆不省奴遣歸漢人以嫚書遺我君讀之毛髮盡豎以謂二百年豢養屬夷一旦稱國稱汗指斥南朝妄引天命堂堂天朝受其詆譖不敢出一語詰責邸報發鈔傳布遠近辱國損重莫甚于此乃草檄數夷十二罪奏記閣部請亟行之閣部以爲迂格不上迂君者之議以爲朝廷顧惜大體不當以語言細故與犬羊爭勝頗舌雖然醜虜執辭中夏鉗口其子國體又如何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奴酋故王果之餘孽

雜種小醜妄自命金元後裔比長絜大如君之言主名傳檄聲罪致討寒腥膻  
之膽舒華夏之氣此胤征甘誓之舉也何名爲迂君之議雖不行其志則不可  
謂不壯也君既以知兵聞于朝遂以戶部郎出理新餉會開原道兵備畏奴引  
疾去卽推君以僉事往次年王師四道出勦杜松兵先潰于渾河君監總兵馬  
林軍從靖安堡邊趨出開鐵三月朔分兵出三岔兒堡口翼日抵二道關奴乘  
勝薄我我師復潰君及蓋州通判董爾礪力戰死君嘗言用兵謹候太白太白  
所出之方可以舉兵所背不可逆戰自戊午七八月以後太白西起漸高利先  
起利深入暮冬中旬其剋奴之期乎明春太白在東氣候別轉又未可知今以  
三月出師正太白在東之日也君能前知用兵之不利而不能使師之不出豈  
非天乎然而君之占兆固未嘗不驗也於乎自奴酋難作將士膏血戰場者有  
矣君獨以文臣死建州之役四道臣各監一軍非君一人在行閒也三道臣望  
風奔竄君獨死師出否臧首尾牽率綸閣有催戰之檄閫外無統一之權君明

知其必死身冒矢石計不反顧竟與二大帥俱死於乎君之死亦已難矣嫚書  
之入也閣部大臣戴高食厚者相與瞪目噤口不敢出聲氣苟可偷安旦夕卽  
遺以尺一牘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彼固甘之矣君以郎署小臣努目  
植髮獨抱國恥雖欲不迂之也其可得乎君一死而三事大夫持祿容身目君  
爲妖言爲怪物者必將以君之死爲喜拱手而相賀疆場之吏縮惡巽輶望堠  
火而骨驚聞邊遽而齒擊者又必將以君爲懲搖手而相戒君雖死目不瞑也  
雖然國家養士二百餘年忠臣義士亦必有因君之死感槩激昂以除兇雪恥  
爲已任者狡奴之游魂不旋踵而繫頸于闕下固將以君死之年爲奴殮之日  
而君亦可以無憾矣閩人董應舉聞君之亡爲位而哭以其所草疏檄寓余董  
於君未嘗有雅故也余感董之意作哀辭一篇自書二通其一通酌酒東向而  
焚之以告于潘其一通以遺董其詞曰

黑水沸兮白山吼彗角芒兮五星爛白亘天兮赤殷雲牙旗折兮士爭先簡書

前迫兮虜後蹴前軍燐兮後軍踏羶余輪兮繫余馬免余胄兮棄原墮骨葬馬  
足兮魂以矢招奴歌于塞兮士嬉于朝援天桴兮擊河鼓裏碧血兮訴列祖登  
九天兮伐彗旗叫九闕兮撼黃扉禁奴魂兮褫奴魄燬奴肉兮爲脯腊魂歸來  
兮朝帝所領國殤兮衛畿輔焚余辭兮奠酒漿魂不來兮神慘傷

石義士哀辭 幷序

蒙古分民爲十戶所謂丐戶者吳人至今尤賤之里巷伍伯莫與之接席而坐  
石電者乃以死義特聞亦奇矣電常熟人也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流  
賊躡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所與游壯士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  
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君爲眉目君不往  
是無渠帥也幸強爲我一行電曰諾襍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於  
宿松我師恃勇輕進陷賊伏中文達死之電英分左右翼搏戰自辰至晡殺賊  
無算英蹟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盡舍鎗手弓射殺數人賊羣研

之頭旣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吳人陸  
嘉穎賦詩哭之買隙地具衣冠葬焉電身長赤髮能俛強超距尤精於鎗法有  
善鎗者典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遂以鎗有名江南性椎魯重然  
諾所至盡結其豪傑諸無賴惡子具牛酒持百金願交驩石君掉頭去之惟恐  
不速也萬曆中應都清道陳監軍募督兵攻同車諸寨功多當得官謝歸監軍  
沒來依余醉後輒鼓腹笑曰石電非輕爲人醉飽者也吳淞有孫生者家于江  
干敗屋破扉妻子晝餓傍近輕俠少年皆兄事之歲已巳虜薄都城電偕孫生  
謁余明年虜遁孫生客長安出薊門將盡歷關塞山水暴漲凍餓中寒疾死電  
哭之慟久之忽忽不樂嘆曰孫兄死電無可與共死者矣後六年電死電之死  
視孫生有聞焉然捐軀報國身膏草野而不得與於死事之列則亦以其丐而  
微之嗚呼斐豹隸也請焚丹書汪鑄嬖僮也孔子曰勿殤若電者其亦可以免  
於丐矣乎丐名于朝丐利於市人盡丐也彼丐電電亦丐彼丐之名未有適主

也余悲世人之羣丐電也而不察其實取春秋之法大書之曰義士雖然世人之不丐也不足以爲榮則電之丐其可以爲辱乎電而有知知吾之以義士易丐名也其不將听然而失笑乎余於電之死不忍其與孫生俱泯滅無傳故爲辭以哀之哀電而及孫亦電之志也夫辭曰

於乎丐也生不丐半通之綸死不丐七尺之軀其葬也卽北垣東不得丐蓬顆之地而丐一杯於要離之冢側其祭也馬醫夏畦不得丐麥飯之奠而丐一鬢于唐兀之座隅木落兮虞山潦收兮尙湖傳哀歌兮會急鼓祠國殤兮下神巫託濟陽兮後乘驂李安兮先驅濟陽郡公丁普郎戰死鄱陽首脫猶執兵若前圖狀植立不仆事見國史李安常熟李主簿蒼倭曾數人而死今祀爲國殤從倡兵兮如雲歸厲鬼兮載車覽廬冢兮向背睇城社兮盤紝天門開兮訛蕩故鄉兮不可以久居於乎歿爲鬼雄兮生爲人奴臧甬侮獲兮公卿大夫激而誅之兮附諸縣賁父之徒

姚孝子仲宣哀辭并序

慈溪姚氏子元台字子雲元呂字仲宣皆矯尾厲角有聲諸生閒天啓中連袂游太學文學秀才咸執裾請交與之譚多口噤而退諸公爭欲令出我門下少年或竊其名以驚坐人曰兩姚生吾輩行也兩姚生性至孝出者庀修脯居者躬溫清更番以養其父母母馮病疽仲宣禱於城隍神願捐己齡以界母旦而告其姊神許我矣母霍然良已而仲宣遂病病數月而卒仲宣之病也子雲亦謁神請代沒四年矣携其畫像件繫其事行以走四方四方之人皆謚之曰孝無異辭嗚呼仲宣信可謂孝矣求代得代祈死得死有請於帝若執左右手相誼諉斯已奇矣往年歲在申余侍老母憇憇心動江西萬尊師再設壇禮斗靈響肅然如有聞曰越明年雨水其未艾乎已而果大期也嗚呼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天胡獨忍於余夫人之於其子也有問焉則如響有求焉中弗欲予或曠蹙而應之家之畜牛羊犬雞也雖不盡宰之磔之其驚而嗟哀而鳴主人弗知也天之視仲宣也以爲其子也其請而祈死所謂曠蹙而應之者也若余者

天其以是爲牛羊犬雞而已其未卽死也亦未遽宰之磔之而已其哮也嗚也  
天何用知之而責其不應哉然則余之生不如仲宣之死遠矣仲宣宜哀余而  
余反哀仲宣豈不諂哉雖然姑爲此辭以相子雲之悲亦庸以憇余之哀辭曰  
吁嗟孝子兮誠至上通願增母算兮遑恤我躬綠章封事兮夜奏帝宮虎豹當  
關兮天門九重片紙刺關兮不隔簾櫳母樂而康兮已正而終上賓帝所兮其  
樂融融伊余欝昧兮逢此閔凶叫號籲天兮如霆撞鐘皇天無私兮其命難從  
敢曰天醉兮視之夢夢孝子溘死兮生氣如虹我生何爲兮羣彼裸蟲嗚呼哀  
哉兮攬我心胸濡血染翰兮告哀無窮癸酉十月虞山鮮民錢謙益製

尹長思哀辭并序

余以萬曆丙午舉于南京與永新尹先覺字長思同出新建徐先生之門當舉  
子旅見其師徒御喧嘩道路填咽聚觀余獨指目長思長思亦從衆中知爲余  
也長思過余邸舍白皙而修眉神宇踈亮欲來映人已得讀其行卷牢籠漱滌

鍊心掐腎忽焉攄幽發榮若登高臺以臨雲氣欲抗日月而上之也余爲叙而  
刻之振奇之士莫不吐舌驚嘆又或慕而效之于是長思之名噪吳越閒亦或  
以余言也長思再試禮部不第乙卯上公車晨起行雄縣道中呼僮覓人參啗  
我午飯于逆旅脫輿下驟背呼長思不出褰帷撼之僵矣兩指爪握參未脫口  
也長思生失父育于其祖零丁孤苦襁須乳長須食皆以糠覈代凍冷次骨膚  
粟經春不舒也選貢入南大學與傅崇中生共一襍被手提攜巾箱互爲僮也  
爲舉子不肯飾竿牘以干縣令與其家人更衣并食率鄉老以辦絲役立宗法  
以教族之子弟鄉人有違言必走質尹氏薰其德而善良者衆也長思與余聚  
首公車每過語必移日西安方生嘉定李生與焉方愧俄好食酒李澹宕善畫  
長思溫潤而栗從容獻酬酒酣以往角巾欹斜掀唇豁齒指畫古今人才節義  
如奮臂出其閒也嗚呼長思今其死矣長思以進士業有名于時而不得中進  
士第其遺書蔑如也其行之所加者于長思若毫毛而大志之所存余猶未能

悉其梗槩也嗚呼長思其視不受含齋恨而入地耶其沒爲明神之帝所甚樂  
視棄人世如傳舍耶抑亦魂氣無不之觀化而往而舍然縱浪於生死之閒耶  
長思之子右轍不遠二千里衰絰過余攬其文嶄然露頭角矣問其家曰大母  
老矣父未葬二弟未婚四女弟未家也問其先友曰廬陵蕭太史父之執也哭  
之過時而悲余初欲爲長思銘已而曰蕭于長思能爲之盡又其鄉人也余爲  
辭以舒余哀俾右轍刻之塚上而蕭爲銘以掩諸幽長思與轍也皆可無憾乃  
爲其文曰

嗟尹氏兮士之良志倜儻兮擅文章起南國兮賓于王舞兩驂兮服上襄命奄  
忽兮死道旁目猶營兮天路長世逼側兮競披昌溷耳目兮雕肺腸靈眇眇兮  
攬八荒告掌夢兮筮巫陽蕩大空兮結三光勿爲厲兮渫債傷有美子兮婉清  
揚祀祭則及兮後有慶刻哀詞兮納銘章嗚呼哀哉兮死而不亡

翁兆隆哀辭 并序

故太常寺少卿翁三丈兆隆既沒之五年而始克葬其弟兆吉甫排續事狀累數千言走書京邸屬余爲傳以余知兆隆者也吾聞之古之人有史傳無家傳家傳非古也用史家之法則隘毀史家之法則濫濫與隘君子弗取也曾子固不云乎墓銘納之壙中而哀辭刻之冢上然則文之有哀辭不銘而名焉不傳而傳焉余固可以竊取其義而爲之也兆隆少以執經事我先人與諸生舒鴈行列俊俊穆穆如也既成進士令于鄞以上計過家威儀詳雅登車有光輝曠如也及余登朝兆隆自長夕垣以拜奉常魁碩顥昂歸然如鉅人長德語及于物論國恤有墨其色而有頓其容也於戲兆隆何以死也兆隆在省垣以惜人才存大體爲先務當南北分部蜀雒搆爭之日苦心調劑中夜屏營有未易以告人者留心掌故于會典條例舉凡會要若數一二六垣陞轉諸疏迄今無以易也太常以春秋祀故少保于忠肅公忠肅畫像南面使者北面將事兆隆曰嘻忠肅純臣也是非其所安乃釐正之孝定皇太后之喪餘閣之奠以及虞祭

執事有恪山陵既成皇祖嘆嘉焉余觀先輩論六科人才首推林季聰尹莊簡  
曰季聰何敢望與中與中者故葉文莊公盛也盛世人才相望論者亦敢公爲  
品第皇祖時六科人才兆隆當在甲乙讀其奏疏可以考見而國是人才上下  
升降之端緒則難言之矣兆隆歿僅五年所以余言推之其上下升降又何如  
也於乎其尤可感也兆隆爲人周詳醇謹與人言娓娓如恐不盡賓客填委議  
論榰柱目視案牘口答箋啓從容整暇若有餘地時論翕然歸附而兆隆亦以  
用世自命今其死矣豈所謂人之云亡耶抑吾鄉水土瘠薄地氣使然耶余姑  
爲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兆吉及其子使刻諸墓上如子固之云乃爲其  
文曰

有美一人兮白皙而長朱唇颺鬚兮婉其清揚威儀棣棣兮發言有章雖雖和  
鳴兮于彼高岡奏囊噴咽兮筆舌鬪虐颺言告君兮其體日削枚舉故實兮據  
寫婉約進不尸利兮退不表襮齊其躬心兮夙夜有恪展如之人兮宜在臺閣

陟彼月卿兮載推納言列戟樹槐兮步武之間六馬在御兮馳驟天閑長轡甫策兮短馭斯艱昌于有位兮阤于無年嗚呼哀哉兮是亦難言宜兄弟兮叶壠簾有美子兮蓀蘭滋佳城鬱鬱兮墮山廻溪帝命致祭兮牛羊孔時巫陽下招兮遠莫致之整容搢笏兮宛其來思辭以告哀兮匪哭吾私刻石墓上兮泐以爲期

瞿少潛哀辭有序

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網疎風俗美士大夫閒居無事相與輕衣緩帶留連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蔭藉高華寄託曠達居處則園林池館泉石花藥鑒賞則法書名畫鐘鼎彝器又以其閒徵歌選伎博籜蹴踘無朝非花廳夕不月太史公所謂游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爲富貴容者用以點綴太平敷演風物亦盛世之美譚也少潛瞿氏諱式未故禮部尚書文懿公之孫而太僕寺少卿諱汝稷之子也孝友順祥服習家教多材藝書法畫品不學而能室鋪一几

庭支一石信手位置皆楚楚可人意性好客疎窻棐几焚香布席客至依依不忍去人以爲有承平王孫公子之遺風王晉卿趙明誠之輩流也家貧入貲爲涪州州判鬱鬱不得志卒于官哀哉同里中無復有若人矣東阡北陌可與杖屨往來者鮮矣君初字起周請改字于余余以張文潛之名未也字之曰少潛太僕公之歿也請余爲家傳余直舉其大節無所孫避族人羣噪之少潛曰吾頭可斷此傳不可改也居平退然不勝衣其臨大義堅悍如此余悲少潛之死而悼其無傳也於其葬也爲相挽之詞以餞之其詞曰

瞿唐月峽白鹽赤甲高刺天孤根如馬虎鬚怒張兩厓巔重巖疊嶂亭午夜分  
曦月偏晴初霜旦高猿哀嘯屬引傳涪萬之水奔流回復爭泝沿孤舟旅艤羈  
鬼啁哳出其閒猿鳴霧裳望帝啼樹流血鮮魂兮歸來捫叅歷井無留連拂水  
懸厓天河雲浪相鈎牽厓巔盤大癡粉本猶依然兩湖夾鏡長蘆堆雪菰浮  
烟東臯北麓巾車果下榜吳船漁灣蟹舍團臍巨螯縮項鰐小寒茗熟香粳白

飯炊紅蓮白楊蕭蕭松風悲咽流響泉魂兮大歸分張執引如別筵故國舊游  
如夢如幻不可延哀哉人世覩游少別誰百年

宋稽勳哀辭 并序

崇禎十六年二月初六日逆奴兵陷萊陽故吏部稽勳司郎中宋君應亨死之  
嗚呼哀哉君舉天啓五年進士握文勵行蔚爲國寶以吏部郎養祖母家居遭  
時多艱繕治守備勑戒子弟慨然有致命遂志之思子璜舉進士司理杭州將  
之官請逐予以行君弗許曰若爲刑官我保鄉井各有事守毋相越也十五年  
閏十一月奴陷臨清君率士民城守萊陽城四隅北面單弱捐千金建甕城浹  
旬而畢奴至君獨當一面懸賞購死士殺一奴予五十金士奮躍夜刦奴營斬  
數級相蹂死者無算奴拔營遁去二月初五日奴大衆奄至避北城不敢攻次  
日辰時繇城東北隅緣雲梯上君平巾箭衣驅家僮巷戰家人勸令易帽不可  
戰良久家僮死者三十餘人殺奴亦過當君項中一刀被執奴知爲宋稽勳也

逼降之令以金錢贖死君厲聲大罵吾資產盡于城守家無一錢縱有之天朝  
宋司勳肯以金銀奉賊狗奴贖死乎奴不肯即殺考掠窮日夜君與其族子侍  
郎攷彭縛左右柱嚼齒噀血瀆涌交迸罵聲達旦交口如夜誦次日皆遇害鳴  
呼戎狄之蹂躪中夏也殘害生民擄掠子女玉帛稀罕豕食以此爲常未有攻  
城略邑所至必斬艾其賢才如逆奴者也賢才之生也天地光岳之氣所發育  
祖宗數百年德澤所涵養其難得也如珠玉其有用也如穀帛國家之倚而任  
之也如柱屋之楹如扶老之杖一旦聚而殲于逆奴之手如斬蓬蘽如入齧醯  
不知當此時三靈何若鬼神安在祖宗在天之靈何以爲心也丙子奴陷畿南  
殺鹿太常戊寅殺高陽少師奴中喜相告曰兩人死北方無敢言滅奴者矣奴  
去年九月長驅犯順如賊風暴雨前無留行攻萊城不下數酋斃焉惶而致死  
于萊非獨憤兵也其必以爲中國之大燕齊之質東萊一隅猶有人焉以難我  
如行路者之遇虎落未能捷出不得不拔而去之也然則士大夫生於斯世爲